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兩河經畧卷三

明 潘季馴 撰

遵奉明旨恭報續議工程以便查覈疏

為遵奉明旨恭報續議工程以便查覈事該總理河漕
右都御史潘季馴題前事據管理河道工部郎中余毅
中張譽主事陳瑛管河兵備水利營田等道叅政龔大
器游季勲副使張純僉事朱東光史邦直會呈抄蒙總

理河漕并漕撫衙門憲牌仰職等即查各工內有與原議不同工程會同類總開呈以憑覆覈奏聞依蒙隨將各工逐一查勘除兩河分合及應築應塞工程俱與原議無異又堤工各高濶丈尺各相度地形增減不等候通完之日冊報外所有堤岸閘壩勢當小更難拘原議者委應裁酌用圖經久以淮北言之如南岍遙堤原議自靈璧縣張字鋪起至邳州果字鋪止共長玖拾捌里其張字鋪以上原因河岍甚高故止議將元黃貳鋪掃

灣處所展築月堤長捌百伍拾丈今續勘得徐州三山頭起至靈璧縣張字鋪共伍拾餘里一帶河岸雖高然先年遇有異常泛漲亦往往漫決若止展築元黃貳鋪月堤尚有可虞相應一併接築遙堤計長玖千餘丈庶成全堤無復遺慮其元黃貳鋪止築順水壩以遏水勢不必另行展築果字鋪以下原因縷堤頗遠故未議築遙堤續勘得果字鋪至李字鋪縷堤約肆里餘猶覺逼近仍應增築遙堤計長柒百伍拾丈北岸遙堤內邳州

谷山并匙頭灣貳處俱有水溝瀦蓄積水合行疏泄今議各建函洞壹座以便泄水桃源縣古城起至季太口止計陸拾里內原議滾水壩叁座已經建完今歲伏水漲溢之時甚賴其減泄之力但季太口至清河縣計伍拾餘里未議建壩恐水勢至此尚致漲溢勘得三義鎮地形原窪衆水所趨合增建滾水壩壹座其長闊丈尺俱照前壩庶分殺之路既多則衝漫之患可免此淮北工程所當續議者也以淮南言之原議脩復清江等閘

今勘得通濟閘逼近淮河直受衝齧勢甚洶湧且閘設
年久底樁朽爛加石太重不免坍塌相應改建於甘羅
城東堅實之地仍改濬河口斜向西南使水勢紆迴不
至直射庶便啓閉前閘旣已改建則新莊閘距此不及
一里難容多船而關鎖太促水勢湍急不易啓閉相應
拆卸福興閘上距通濟閘計貳拾里下距清江閘止五
里遠近懸絕且亦因年久圯壞難以加石今議改建於
壽州廠適中處所其清江一閘仍照原議修復至於板

開地窪水平無庸啓閉止湏照舊免行增高又勘得原
議脩復伍壩內信字壩逼近淮城且係黃河掃灣先年
久廢不用今已將禮智貳壩脩復見在車盤船隻其仁
義貳壩原共壹口出船亦係黃河掃灣又與清江閘相
隣恐有意外衝漫之患見今築堤在上以禦黃流不便
脩復查得舊有天妃閘正與清河直對相應建壩壹座
於本閘之裏則車盤尤便而船隻無阻矣其興鹽等處
入海支河原因高堰未築黃浦八淺等決未塞水勢浩

蕩故踵襲節年舊議欲加挑濬以泄積水近勘得高堰
築完黃浦八淺俱塞下流已乾無水可泄而海口之水
反高於內地若復挑濬則海水灌入旣傷民田復損鹽
利正在勘議間隨該巡鹽御史姜璧躬親踏勘題請免
濬復經司道會勘委應停止夫興鹽等處旣以無水可
泄免濬支河若寶應湖堤仍照原議於參拾里之內添
建減水閘六座又恐分流太多興鹽難受況建閘初意
祇因上流水溢恐致傷堤今高堰旣築通濟閘外又經

題准每年水漲之時築壩斷流則實應湖水不甚盈溢
湖堤可保無虞不必多建減閘今議脩復舊閘貳座創
建二座通共四座庶運道民田俱有攸賴其開挑興鹽
支河工費銀二萬五千八百七十六兩原議於巡鹽衙
門動支運司銀兩仍聽該衙門作正支銷此淮南工程
所當續議者也以上事宜皆因地損益隨時劑量期於
有濟不敢執泥俱經會議僉同陸續呈請舉行訖今蒙
行查理合類報轉奏施行等因到臣案照先准工部咨

為奉明旨陳愚見議治兩河經畧以圖永利事該臣等
題議各項工程事宜本部覆題奉聖旨這治河事宜既
經河漕諸臣會議停當依擬都准行着他們悉心着實
興建永利各該經委分任人員如有玩愒推諉虛費財
力者許不時拿問叅治其未盡事宜及臨時事勢或與
原議不合的也着陸續奏聞務求有益應用錢糧爾部
裏便會戶部上緊議來欽此備咨到臣俱經通行司道
欽遵興舉間續據郎中余毅中等議將各工增損事宜

節次會呈前來又經臣等親閱相同批允舉行訖祇緣工程大體俱無更張止於節目微有不同事涉煩瑣未敢屑屑瀆奏茲當告成伊邇合行通查類報今據前因為照兩河大工延袤千里臣等荒度之初止詳於兩河分合大勢而隄岸閘壩之遠近多寡委須臨時再加勘酌仰荷我皇上坐照萬里洞燭事機假臣以便宜之權開臣以續奏之路所據司道陸續議報前來在淮北則有徐州三山頭起至張字舖加築遙堤五十餘里元黃

貳鋪止建順水壩一道果字鋪起至李字鋪加築遙堤
四里餘谷山匙頭灣添建涵洞二座三義鎮添建滾水
壩一座此皆原題未載委應增益在淮南則有通濟福
興二閘從新改遷新莊逼近通濟閘勢難兩存板閘止
宜仍舊信字壩逼近黃河不便脩復仁義壩改建天妃
閘以裏至於興鹽等處入海支河因高堰黃浦入淺隄
成無水可泄自宜停止而寶應湖堤減水閘止須脩建
四座此原題備載委當更易因時審勢隨地制宜臣等

固不敢惜勞以貽一簣之虧亦不敢妄舉以滋無益之費其應添錢糧即於原請河工銀內通融裁節濟用並無求益加派之事除將各堤工高濶丈尺相度地形增減不等通候查覈外緣係遵奉明旨恭報續議工程以便查覈事理相應奏報謹具題知奉聖旨工部知道

恭報兩河工成仰慰聖衷疏

為恭報兩河工成仰慰聖衷事萬歷七年十月初六日據管河郎中余毅中張譽主事陳瑛管河兵備營田等

道叅政龔大器游季勲副使張純僉事朱東光史邦直
會呈節奉總理河漕并總督漕撫衙門劄付俱為奉明
旨陳愚見議治兩河經畧以圖永利等事行職等將派
定工程鳩夫辦料刻期興舉該職等遵依督率分委府
州縣等官親詣工所照式率作俱自萬歷六年九月十
五等日興工至今陸續通完訖總計築過土堤長一十
萬二千二百六十八丈三尺一寸砌過石隄長三千三
百七十四丈九尺塞過大小決口共一百三十九處建

過減水石壩四座每座長三十丈脩建過新舊閘三座
車壩三座築過攔河順水等壩十道建過涵洞二座減
水閘四座濬過運河淤淺長一萬一千五百六十三丈
五尺開過河渠二道栽過低柳八十三萬二千二百株
其各隄高卑酌量地形低昂隨宜增損自一丈二尺以
至七八尺不等數目煩瑣聽候勘官至日另冊開送覈
實外照得數年以來黃淮二河胥失故道至以地方州
縣為壑盖由黃河惟恃縷隄而縷隄逼近河濱東水太

急每遇伏秋輒被衝決橫溢肆出一瀉千里莫之底極
北岸則決崔鎮李太等處南岸則決龍窩周營等處共
百餘口而又從小河口白洋河灌入挾永堦諸湖之水
越歸仁集直射泗州陵寢以致正河流緩泥沙停滯河
身墊高淮水又因高家堰年久圯壞潰決東奔破黃浦
決八淺而山陽高寶興鹽悉成沮洳清口將為平陸黃
淮分流淤沙岡滌雲梯關入海之路坐此淺狹而運道
民生俱病矣自去秋興工之後諸決盡塞水悉歸漕衝

刷力專日就深廣今遙隄告竣自徐抵淮六百餘里兩
隄相望基址既遠且皆真土膠泥夯杵堅實絕無往歲
雜沙虛鬆之弊蜿蜒綿亘殆如長山夾峙而河流於其
中即使異常泛漲縷隄不支而溢至遙隄勢力淺緩容
蓄寬舒必復歸漕不能潰出譬之重門待暴則暴必難
侵增繡禦寒則寒必難入兼以歸仁一隄橫截于宿桃
南岸要害之區使黃水不得南決泗洲至于桃清北岸
又有減水四壩以節宣盈溢之水不令傷隄故在遙隄

之內則運渠可無淺阻在遙堤之外則民田可免淹沒
雖不能保河水之不溢而能保其必不奪河固不能保
縷隄之無虞而能保其至遙即止蓋嘗考弘治以前張
秋數塞數決自先任都御史劉大夏將黃陵岡一帶增
築太行堤一道而張秋之患遂息此其已試之明驗也
今職等所築之遙隄即太行隄之別名耳况係真正淤
土較之太行雜沙又有不侔者故今歲伏初驟漲桃清
一帶水為遙堤所束稍落即歸正漕沙隨水刷河身愈

深河岸愈峻前歲桃清之河膠不可楫今深且不測而兩岸迥然高矣上流如呂梁兩崖俱露巉石波流湍急漸復舊洪徐邳一帶年來篙探及底者今測之皆深七八丈兩岸居民無復昔年蕩析播遷之苦此黃水復其故道之效也高家堰屹然如城堅固足恃今淮水涓滴盡趨清口會黃入海清口日深上流日涸故不特堰內之地可耕而堰外湖坡漸成赤地蓋堰外原係民田田之外為湖湖之外為淮向皆混為一壑而今始復其本

體矣其高寶一帶因上流俱已築塞湖水不至漲滿且
寶應石堤新砌堅緻故雖秋間霖潦決旬隄俱如故黃
浦八淺築塞之後俱各無虞柳浦灣一帶新隄環抱淮
城並無齧損不特高寶田地得以耕藝而上自虹泗盱
眙下及山陽興鹽等處皆成沃壤此淮水復其故道之
效也見今淮城以西清河以東二瀆交流儼若涇渭誠
所謂同為逆河以入於海矣海口之深測之已十餘丈
蓋借水攻水以河治河黃淮並注水滌沙行無復壅滯

非特不相為扼而且交相為用故當秋漲之日而其景象如此昔年沙墊河淺水溢地上祇見其多今則沙刷河深水由地中祇見其少地方士民皆謂二十年來所曠見也此蓋仰仗我皇上聖德格天神明協相聖心獨斷廟筭堅持是以本院部得行初志職等得效胼胝向使少為異議所搖則此時不知更作何狀矣今財力不多費而功徧於兩河時日不久曠而效收於暮月數千里魚鱉之民一旦登于衽席億萬年命脉之路一旦底

于翕寧職等幸獲遭逢曷勝慶幸除各用過錢糧另行冊報外所據完過工程擬合開坐呈報施行等因到臣據此案查萬歷六年五月十五日該臣欽奉勅諭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潘季馴近年河淮泛濫為害運道梗塞民不安居朕甚憂之已屢有旨責之地方官經理奈無實心任事之臣動以工費艱鉅為解又當事諸臣意見不同事多掣肘以致日久無功今特命爾前去督理河漕事務將河道都御史暫行裁革以其事

專属于爾其南北直隸山東河南地方有與河道相干者就令各該巡撫官照地分管俱聽爾提督爾宜親歷河流所經會同各巡撫官督同各部屬司道等官悉心協慮講求致害之因博采平治之策備查草灣口何為既開復淤及今作何開通全淮水何為南徙不復及今作何疏導徐邳河身高並州城何以疏之使平黃浦崔鎮等口久塞無功何以築之使固及查諸臣歷年建議有行奏疏逐一勘議要見老黃河故道應否開復清桃

正河應否挑濬高家堰寶應隄應否脩築小浮橋新衝口可否濟運應否加挑又徐邳以上地形南昂北下恐隄防一潰勢必奔流北徙將為閘河之梗亦要審其孰為正河孰為支河孰為合河或正而當厚其防或支而當殺其勢或合而當分其流一併勘議詳妥奏聞區處合用錢糧及選任司道等官俱許以便宜奏請給發委用功成之日通將効勞官員一體分別陞賞如有抗違不服及推諉誤事者文官五品以下武官四品以下徑

自提問應奏請者奏請定奪其提督軍務事宜查照河道衙門原管行事爾候事寧之日奏請回京朝廷以爾諳習河道素有才望特茲重任爾尚殫忠籌慮盡力區畫俾河漕無梗塞之虞人民免昏墊之苦必有懋賞以酬爾功毋或畏難憚勞隱忠不效及苟且塞責有負委任爾其勉之慎之故諭欽此臣遵奉綸音會同撫臣躬率司道等官沿河荒度周諮分合之勢博求治平之謀羣策畢集衆論僉同隨題為奉明旨陳愚見議治兩河

經畧以圖永利事該工部覆看得都御史潘季馴侍郎
江一麟足遍口訊僉議詳酌為是六說其所脩置寢格
俱目擊利害而非道聽之言庶同則繹而非弗詢之謀
蓋隄防既固塞決又審水無旁駛而正流自急沙隨水
刷而海口自復此正以水治水而不為穿鑿之論迂謾
之談頃來治河之說未有逾於二臣之議等因題聖旨
這治河事宜既經河漕諸臣會議停當依擬都准行著
他們悉心著實興建永利各該經委分任人員如有玩

惕推諉虛費財力者許不時拿問參治其未盡事宜及
臨時事勢或與原議不合的也著陸續奏聞務求有益
應用錢糧餉部裏便會戶部上緊議來欽此備咨臣等
欽遵查照興舉施行准此又該臣等題為勘估兩河工
程乞賜早請錢糧以便興舉事欵議分督徐州北岸自
呂梁洪至邳州直河止遙隄該海防道參政龔大器總
管自桃源古城以下遙隄并塞界內決口及建減水壩
一座又先分馬廠坡遙隄該中河郎中余毅中總管自

桃源縣界至清河縣北遙堤并塞界內決口及建減水壩一座該添註管河道副使張純總管自徐州南岸并靈睢界內遙隄及建減水壩一座該徐州道副使林紹總管睢寧界內遙隄并築歸仁集隄該潁州道僉事朱東光總管脩復淮安運河各閘脩築裏河兩隄并新城北一帶幫築新舊隄及塞黃浦口催濬興鹽支河該水利道僉事楊化總管築高家堰塞天妃閘朱家口開復通濟閘脩築趙家口迤西隄岸脩復各壩該添註管河郎

中張譽總管脩築寶應一帶土石隄并建減水閘及挑
濬揚州至儀真一帶河道該南河郎中施天麟總管等
因本部覆奉欽依咨行臣等分工間郎中施天麟降調
將原分寶應隄工改委營田道僉事史邦直揚州挑淺
改委該府知府虞德煜僉事楊化罷黜將原分清江浦
兩岸築隄改委主事陳瑛增脩閘座改委淮安府知府
宋伯華各管理柳浦灣脩築新舊隄并添寶應八淺決
工增委今補水利道副使張純黃浦口決工增委今補

南河郎中張譽各兼理副使林紹閒住原分壹工該今
任參政游季勲管理俱於上年九月十五日起土興工
臣等具本題知訖又該臣等查得司道續報工程淮北
有徐州三山頭起至張字鋪增築遙隄元黃二鋪止建
順水壩一道果字鋪起至李字鋪增築遙隄谷山匙頭
灣添建涵洞二座三義鎮添建減水壩一座此皆原題
未載續議增益淮南有通濟福興二閘從新改遷新莊
逼近通濟閘勢難兩存板閘止宜仍舊信字壩逼近黃

河不便脩復仁義壩改建天妃閘裏興鹽等處支河因
高堰黃浦入淺隄成無水可泄自宜停止寶應湖隄減
水閘止須脩建四座此原題備載續議更易又經具本
題知訖臣等向在催督各工竣後今據前因除將報到
工程逐一查覈相同外該臣會同漕運巡撫侍郎江一
麟竊照我朝建都燕冀轉輸運道實為咽喉自儀真至
淮安則資淮河之水自清河至徐州則資黃河之水黃
河自西而來淮河自南而來合流於清河縣之東經安

東達雲梯關而入於海此自宋及今兩瀆之故道也數
年以來崔鎮諸口決而黃水遂北高堰黃浦決而淮水
遂東桃清虹泗山陽高寶興泰田廬墳墓俱成巨浸而
入海故道幾成平陸臣等受事之初觸目驚心所至之
處子遺之民扳輿號泣觀者皆為隕涕然議論紛起有
謂故道當弃者有謂諸決當留者有謂當開支河以殺
下流者有謂海口當另行開濬者臣等反覆計議弃故
道則必欲乘新衝新衝皆住址陸地漫不成渠淺澀難

以浮舟不可也留諸決則正河必奪桃清之間僅存溝
水淮揚兩郡一望成湖不可也開支河則黃河必不兩
行自古紀之淮河泛濫隨地沮洳水中鑿渠則不能別
尋他道則不得況殺者無幾而來者滔滔昏墊之患何
時而止不可也惟有開濬海口一節於理為順方在猶
豫而工部遺咨叮嚀臣等親詣踏看臣等乃乘輕舫出
雲梯關至海濱延袤四望則見積沙成灘中間行水之
路不及十分之一然海口故道則廣自二三里以至十

餘里詢之土人皆云往時深不可測近因淮黃分流止
餘涓滴入海水少而緩故沙停而積海口淺而隘耳若
兩河之水仍舊全歸故道則海口仍舊全復原額不必
別尋開鑿徒費無益也臣等乃思欲疏下流先固上原
欲遏旁支先防正道遂決意塞決以挽其趨築遙隄以
防其決建減水壩以殺其勢而保其隄一歲之間兩河
歸正沙刷水深海口大闢田廬盡復流移歸業禾黍頗
登國計無阻而民生亦有賴矣蓋築塞似為阻水而不

知力不專則沙不刷阻之者乃所以疏之也合流似為益水而不知力不宏則沙不滌益之者乃所以殺之也旁溢則水散而淺返正則水束而深水行沙面則見其高水行河底則見其卑此既治之後與未治之先光景大相懸殊也每歲不失脩治即此便為永圖借水攻沙以水治水臣等蒙昧之見如此而已至於復閘壩嚴啟閉疏濬揚河之淺亦皆尋繹先臣陳瑄故業原無奇謀秘策駭人觀聽者偶幸成功殊非人力實皆仰賴我皇

上仁孝格天中和建極誠敬潛孚而祇靈助順恩威並
運而黎獻傾心念轉輸乃足國之資軫昏墊切儆予之
慮宵旰靡皇絲綸屢飭其始也併河漕以一事權假便
宜以任展布故臣等得效芻蕘之言其旣也逮媮墮以
警寘頑折滄言以定國是故臣等得竟胼胝之力俯從
改折之議國計與民困咸紓特頒賞賚之仁臣工與夫
役競勸致茲無競之功遂成一歲之內今兩河烝黎歌
帝德而祝聖壽者且洋溢乎寰宇矣臣等何敢貪天工

以為已力哉除用過錢糧聽巡鹽衙門查覈奏繳外謹
將完過工程總數開坐伏乞勅下該部覆議差官勘閱
明實施行緣係恭報兩河工成仰慰聖衷事理謹題請旨
計開

淮北工程

總管官中河郎中余毅中督淮安府同知王琰充
州府同知唐文華桃源縣知縣郭顯忠濟寧衛
指揮文棟等築完原分桃源縣北岸遙隄自古

城起至關王廟止長八千六百八十九丈二尺
俱根闊六丈頂闊二丈高一丈至九尺不等塞
完崔鎮大決口一處及劉真君廟等決口共三
十六處共長四百六十一丈五寸築完古城堰
口隄一道長三百六十丈造完崔鎮減水石壩
一座壩身連雁翅共長三十丈又築完續增徐
州南岸三山遙隄長二千四百二十八丈三尺
五寸俱根闊四丈頂闊一丈六尺高八九尺不

等又督淮安府同知蔡玠築完桃源縣迤南馬
廠坡遙隄長七百四十六丈根闊七丈至五丈
不等頂闊二丈高一丈至八尺不等以上各隄
共栽過低柳一十六萬一千六百株

總管官海防兵備道參政龔大器督廬州府通判
宋守中邳州知州張延熙泰州同知王法祖等
築完原分邳州北岸遙隄自呂梁山麓起至直
河止長九千四百六十四丈一尺俱根闊六丈

至五丈不等頂闊二丈至一丈五六尺不等高
九尺至七八尺不等造完續增谷山并匙頭灣
函洞各一座又築完續增徐州南岸三山遙隄
長一千三百九十一丈八尺俱根闊四丈頂闊
一丈四五尺不等高八尺以上各堤共栽過低柳
五萬二千株

總管官徐州兵備道參政游季勲督淮安府同知
蔡玠徐州知州孫養魁靈璧縣知縣張允孚雕

寧縣知縣徐密桃源縣知縣郭顯忠等築完原
分靈睢南岸遙隄自竇老穀堆起至象山止長
一萬一千七百五十七丈二尺俱根闊六丈頂
闊二丈高九尺造完徐昇鎮減水石壩一座壩
身連雁翅共長三十丈又築完續增徐州三山
遙堤二千六百四十七丈一尺六寸俱根闊四
丈頂闊一丈六尺高九尺順水壩一道又會同
南河分司改建通濟閘一座并閘外攔河壩一

道以上各隄共栽過低柳一十五萬一千六百株

總管官水利道副使張純督兗州府同知樊克宅
清河縣知縣石子璞等築完原分桃源清河縣
北岸遙隄自關王廟起至護城隄止長九千七
百二十一丈俱根闊六丈頂闊二丈高一丈至
八九尺不等塞完張泗沖等決口一十八處共
長二百一十一丈造完季太鎮減水石壩一座

續增三義鎮減水石壩一座壩身連雁翅俱長三十丈又築完續增徐州南岸三山遙隄二千五百四十九丈俱根闊四丈頂闊一丈五尺高八尺以上各隄共栽過低柳五萬三千株

總管官潁州兵備道僉事朱東光督鳳陽府通判李光前廬州府通判查志文歸德府通判祝可立泗州守備衛鎬張大德等築完原分睢寧南岸遙隄自象山起至果字鋪止長六千九百三

十六丈七尺俱根闊九丈至六丈六尺不等頂
闊二丈一尺高一丈至八尺不等又築完續增
果字鋪起至李字鋪止遙隄長八百四十八丈
六尺俱根闊六丈六尺頂闊二丈一尺高八九
尺不等又築完原分歸仁集遙隄長七千六百
八十二丈八尺根闊六丈至四丈五尺不等頂
闊三丈至一丈不等高一丈二尺至八九尺不
等內填塞決口四十七處共長三百四十九丈

以上各隄共栽過低柳三十萬株

淮南工程

總管官南河郎中張譽督揚州府同知韓相淮安
府同知鄭國彥王琰兩淮運副曹鉷東昌府通
判王一鳳中軍都司俞尚志等脩築高家堰隄
六十餘里計長一萬八百七十八丈俱根闊十
五丈至八丈六丈不等頂闊六丈至二丈高一
丈二三尺不等內三千四百丈會同徐水二道

俱用椿板廂護堅固塞完大澗淶洋湯恩口等
決三十三處共長一千一百一十八丈又塞朱
家決口一處先築月壩一道長八十丈并築本
口直堤長一十四丈閉塞天妃閘一座脩築趙
家口迤西兩岸堤共長六百七十四丈根闊二
丈至一丈頂闊二丈至一丈高一丈至八尺不
等又修復禮智壩各一座添設天妃壩一座又
開出閘河口自甘羅城起至淮河長二百一十

三丈底闊四丈面闊六丈深一丈兩崖築隄共
長四百二十六丈根闊十丈頂闊二丈高一丈
又塞完續分黃浦決口一處先築南北攔河壩
二道共長四十五丈根闊一十三丈頂闊十丈
高二丈填築正口土堤一道長九十四丈自水
底至頂高三丈八尺根闊一十三丈又會同徐
州道改建通濟閘一座并閘外築攔河壩一道
以上各隄共栽過低柳六萬株

總管官清江廠主事陳瑛督留守司經歷屠鑰把
總諸葛堯賓鎮撫王紹武等築完清江浦南北
兩岸河隄共長三千三百九丈八尺俱根闊一
丈二尺頂闊八尺五寸高三尺五寸塞完鄭家
決口一處長六十七丈加隄一道自水底至頂
高一丈三四尺不等底濶二丈五尺頂濶九尺
總管官水利道副使張純督淮安府帶銜同知劉
順之兩淮運副曹鉷寶應縣知縣李贄修完原

分淮安府新城北舊隄自清江浦起至柳浦灣止共長九千八百五十一丈幫濶二丈一丈五尺以至一丈不等高四尺至二三尺不等築完新隄自柳浦灣至高嶺止長六千六百四十丈俱根闊四丈五尺頂闊一丈五尺高六尺築完西橋壩一座長十二丈自水底至頂高二丈築塞八淺決口一處長八十五丈六尺內土隄根濶七八丈不等頂濶二丈自水底至頂高二丈

至一丈四五尺不等外包砌石隄一道長八十
五丈六尺高一丈五六尺不等又石隄兩頭接
築舊土堤共長一百五十丈俱根濶三丈頂濶
二丈高一丈三四尺不等南北攔河壩二道共
長五十九丈西隄一道長二百四十一丈俱根
濶五六丈不等頂濶一丈三四尺不等自水底
至頂高一丈六七尺不等以上各隄共栽過低
柳五萬四千株

總管官營田道僉事史邦直督揚州府通判王開
郭紹等脩築完寶應湖土隄長四千四百九十
二丈俱根濶五丈頂濶三丈高一丈六七尺不
等砌完石隄長三千三百七十四丈九尺俱根
濶五尺頂濶三尺高一丈四五尺不等上加土
西面三尺東面四五尺不等密下椿笆實土者
計長一千一百一十七丈一尺修建減水閘共
四座

總管官揚州府知府虞德煜督江都縣知縣秦應
驄原任儀真縣知縣況于梧等挑完淤淺河道
自高廟起至儀真縣東關止共長一萬一千五
百六十三丈五尺挑深五尺至二三尺不等濶
十四丈至八丈不等

總管官淮安府知府宋伯華督同同知劉順之通
判況于梧清河縣知縣石子璞等造完改建福
興閘一座修完清江閘一座增砌荒細石塊共

長二千二百九十二丈三尺旁開月河一道長
九十三丈築完南北攔河壩二道共長三十五
丈閘下兩岸并月河隄共長一百二十四丈俱
用椿笆廂護

議復營田兼攝州縣以廣招徠以利民生疏

為議復營田兼攝州縣以廣招徠以利民生事該總理
河漕右都御史潘季馴題前事據淮鳳營田道僉事史
邦直呈據淮安府鹽城縣申稱本縣久罹水患幸得高

堰黃浦工成潦水不入露出荒田不下數萬頃節據窮民劉臣等紛紛告討牛種趁時開墾但庫藏空虛無從處措申乞借發營田官銀一千兩資民耕種三年補還緣由到道允發間續蒙漕撫部院信牌看得該道不以該縣非其所屬慨然以拯民為任允借前銀該縣又以三年償還為已責其於地方撫墾良為有賴相應督催處置期有成效等因蒙此卷查萬歷四年十月內本道欽奉勅書開載駐劄淮鳳兩府適中處所督令有司親

行阡陌招撫開墾欽遵行事至萬歷五年正月內該前任漕撫侍郎吳桂芳因淮安府屬州縣俱被水災難以施工具題止留山陽一縣加以徐沛豐碭蕭五州縣聽本道管轄其餘鹽城清桃宿邳睢安海州贛沐十州縣開除不入道屬又將鳳陽所屬潁壽亳三州潁上太和霍丘三縣改屬潁州兵備道共計本道所轄十八州縣更換新勅頒給外及查本道原額錢糧題奉欽依每年兩淮運司帶納引銀二萬七千兩江北四府三州解京

錢糧扣除水脚銀二千七百餘兩及冠帶等銀共四年
大約十一萬有零通聽營田支用今照鳳徐所屬十八
州縣十五衛所招撫過軍民三千九百九十一戶男婦
計一萬七千六百四十二名口認墾田土一萬九千一
百一十一頃一畝六分領牛一萬九百四十四隻種五
萬六千三十四石二斗總計所費止用銀三萬八百八
十七兩五錢見貯鳳陽府庫銀二萬九百七十四兩八
錢運司未支及各府未解尚有六萬七千兩所據鹽城

等州縣原係載在勅書關防緣一時有水難以施工權宜裁退彼時本道自揣愚陋固幸減一處省一處之勞可以偷安簡便迺今堰成水退地出民歸嗷嗷告缺牛種府縣計窮措處院部過勞痼瘵本道官名營田經理所轄雖未必家復人足而銀兩之積貯不用尚多乃坐視屯膏致鹽城等州縣來蘇之民沾被無由心誠未安況所借止於鹽城一縣其餘不能遍借者懸望更切合無乞將淮安水退可耕州縣不必另處錢糧不必另委

官員查照本道建設之由再為題請仍責成本道興復
掌印治農官專聽督率招墾年終冊報舉劾庶朝廷恩
澤不難於下究子遺窮民不限於秦越有錢糧不艱于
劑量有專官不難於責成一方困苦值久災極敝之後
當河工底績之時更有所借以為牛種安業之具固天
時地利人事共啟此方泰運也如或本道怠緩誤事空
言無補即甘首斥以戒虛誑州縣若此一體查參等因
具呈到臣據此先該臣等題為河患已除流民復業乞

恩蠲租以廣招徠事戶部覆稱淮安府屬山陽清河桃源鹽城等縣萬歷六年以前舊欠盡免七年以後撫按委官查勘具奏酌處至於處給牛種加厚貧丁一切優恤事宜聽督撫官便宜施行等因題奉欽依咨臣通行欽遵外今據前臣會同漕運巡撫侍郎江一麟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李時成姜璧者得固本莫先於惠民省耕貴補其不足鳳陽地廣人稀淮陰頻年昏墊上廛廟堂軫念元元特設憲臣招徠開墾甫及三年而中都荒蕪

皆成沃壤駸駸然民樂農桑之業矣惟獨鹽城等處向因地沈水底無田可營以故改除不在營田道屬茲者淮黃順軌水患盡除田土旣乾流民四集告借牛種蓋不止鹽城一縣為然也該道限於所轄政難越施有司苦無錢糧澤難下究臣等皇皇方在區處而僉事史邦直忠誠體國憂勤為民毅然以地方自任要將淮安所屬鹽城等處仍舊督率一體撫墾散彼有贏之財濟此待哺之衆民受其賜良非淺鮮合無乞勅該部查議將

前鹽城清河桃源安東宿遷睢寧贛榆沐陽并邳州海
州十處招撫開墾事務悉聽營田道督率掌印治農等
官着實舉行仍乞換給勅書以便責成行事候年終聽
撫按衙門考覈成績破格敘錄如或不效一併參懲庶
官無分土而其澤易周民有餘資而其業易復矣緣係
議復營田兼攝州縣以廣招徠以利民生事理謹題請
旨

兩河經畧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兩河經畧卷四

明 潘季馴 撰

恭報水孽既除地方可保永安疏

為恭報水孽既除地方可保永安事該總理河漕右都御史潘季馴題前事據管理南河郎中張譽呈蒙職批委官揚州府同知韓相揭稟前事該職行拘黃浦居民郭松等審稱舊口南岸委因本年叁月拾捌日雷雨之

後平地穴深丈餘方廣貳拾捌丈穴內遺骨數多俱被
商民紛集搬拾去訖止見本家屋後遺有一物形如馬
頭隨送韓同知所報相同行間又據郭三等抱送脛骨
并齒角等骨前來竊照黃浦當高堰之下流受全淮之
傾瀉其浩淼停注為蛟龍之宅非一日矣故居民陰雨
聞有異聲府官鑄符以圖鎮壓皆得於覩記之真者數
年以來築塞之工頻施而隨脩隨壞椿埽之力既竭而
愈刷愈深固人謀之未協亦斯物之為祟也今蒙本院

部親督官夫先築高堰以殺其勢繼築兩壩以斷其流
積水頓涸蛟龍無以藏身蛻骨騰昇風雷因而助勢真
平成之奇徵曠世之希覲也昔漢以穿渠得龍骨遂以
龍首名渠建伏龍祠史冊可考今獲龍首試驗果真顯
跡更異從此隄防永固地方永賴是皆仰仗我皇上中
和建極位育成功神明協相淮瀆效靈之所致也似此
靈異允宜獻諸朝廷昭太平於有象登諸簡冊揚休美
於無窮本職祇役斯工躬覲其盛不勝慶幸除將郭三

等抱送見在龍骨連人呈解外理合具報等因到臣簿
查三月二十五日先據同知韓相揭帖稟稱本月十八
日黃浦兩壩築成橫流盡涸一面調撥官夫興築舊口
間忽於本日申酉時分風雨晦冥雷電交作達旦方霽
隨據管工官宿州衛經歷崔文學稟據地方郭奇報稱
今早起看舊口之南平地穴深丈餘方廣約二十八丈
本職莫測其故延至二十四日聞傳連日灣泊商船并
居民人等俱於穴內搬取龍骨數多當拘地方審詢問

隨據居民郭松稟稱本家屋後遺有一物狀似馬頭堅實如石見在其餘多被商民衆雜一時搬拾去訖職聞神龍無腦又聞龍骨黏舌職親加舐試果符所聞又據地方鄉約陳轅等俱稱本浦自衝決以來向被蛟龍佔據每遇陰雨即聞聲如鷄啼近因壩成水涸難以藏匿騰駕雲雨變化飛昇等情據此合將龍首送驗該臣批行南河分司訪查來歷明白申報去後今據前因并將續獲龍骨連人解送到臣臣會同漕撫侍郎江一麟驗

得骨質外璞如石腠理如礬挈之甚重舐之黏舌再詢
商民搬取骨殖約有數十擔似非尋常水獸可比而衆
見其地穴於雷雨之後骨見於地穴之餘皆謂龍之蛻
骨而去無怪其然矣臣聞之荀卿曰積水成淵蛟龍生
焉又聞之歐陽脩曰澤養千年龍蛻骨則龍之居於淵
而能自蛻其骨亦理所有者然以臣愚之見言之其為
龍與否新蛻與否若何而去俱不敢以臆度之說告之
君父之前而總之水孽既去水患自除庶幾自此可慰

我皇上南顧之憂矣伏念黃浦為高堰下流高堰既決黃浦繼之以全淮之水注入高寶興鹽之間數邑田廬盡為蛟龍之窟久矣臣等受事之初屬寮士庶俱云堰浦為水怪所據或聞其聲或見其形沉舟敗艦無日無之官民船隻渡此如蹈湯火似非人力所制又查據淮安府回稱萬歷五年六月十七日張真人過淮該府留駐紫霄宮建壇設醮製鐵符五十面投水鎮之案卷見存全無應驗臣聞其言不覺悚懼第思之黃淮不塞則

地方魚鱉之患何時而已耶遂畢力興築而未敢以為
必成也豈期兩壩甫築徵見果至於此是豈臣畚鍤之
工所致哉皆仰賴我皇上純德格天至誠動物憫念一
方昏墊之苦每厪宵衣旰食之懷獨斷廟謨羣言遂定
恩威並濟衆志允孚昔劉昆以郡守之政能使猛虎之
渡河韓愈以祭告之虔遂致鱷魚之去海矧如陛下脩
聖神文武之資成位育中和之化而有不足以孚格昆
虫鱗介之類也哉君父之德臣不敢蔽地方之事臣不

敢隱除將原解蛻骨首足共拾塊解赴工部查驗外謹用上聞奉聖旨龍骨着進內庫交收工部知道

河工告成遵奉勅旨分別効勞官員乞恩查覈俯賜允行以勵臣工以裨國計疏

為河工告成遵奉勅旨分別効勞官員乞恩查覈俯賜允行以勵臣工以裨國計事該總理河漕右都御史潘季馴題前事據管河司道等官郎中余毅中等呈將督完工程并分委官員賢否各開報到臣除將完過工程

另本具題外案查先該臣節奉勅諭內開選任司道等官俱許以便宜奏請委用功成之日通將効勞官員一體分別陞賞如有抗違不服及推諉誤事者文官五品以下武官四品以下徑自提問應奏請者奏請定奪欽此續准工部咨該臣等題為條列河工事宜乞恩俯賜俞允以便經理事該本部覆議一欸議分督內開司道等官自委之後雖遇陞調不許擅離候工完分別勤惰奏請處分方許離任又一欸議激勸內開在工州縣佐

貳府衛首領雜職義民等官出入泥淖沐櫛風雨勞苦
萬狀而不大懸賞格何以令其畢力而終事耶候工完
日將供事官負查有効勞實績者分別等第題請超擢
中間如有劣陞王官等項亦准改擢或從另議優處其
陰醫等官重加賞犒如係義民給與冠帶仍與陰醫一
體免其本等差徭等因題奉聖旨河工事宜必須委任
責成乃可期效今後分督司道及承委等官都着潘李
馴等開送吏部暫停陞調通候河工完日總論功罪大

行賞罰欽此備咨到臣茲當工完臣宜欽遵勅旨甄別具陳除墮誤官五品以上臣等已經參治五品以下徑自問戒外其有功人負相應列叙但臣反覆思惟於心尚有未安者伏念臣嶽嶽末路潦倒餘生偶值乏員謬蒙特簡入境之初目擊兩河分溢故道俱堙昔年耕刈之場皆為魚鱉之藪以臣之才當此艱鉅非惟人心未厭臣亦自知其不堪矣二三之說因之沸騰蓋疑其事之難成者十一而疑其人之不能成者十九也仰荷我

皇上日月並明乾綱獨奮俯採芻蕘之議嚴懲箠鼓之言元德格天川靈效順至誠動物水孽旋驅俾臣等得竭犬馬之勞以效涓埃之報厥功告成絲粟皆我皇上神聖所致臣等祇切慶幸何敢上貪天工仰希天寵哉復念臣等奉役外服若非廟堂主持豈能展布內閣元輔張居正赤心報主畢力匡時當夷夏謐寧之秋尤慊慊以民生國計為慮當議論紛紜之日惟切切以委任責成為先開誠布公興千百載平成之績發縱指示祛

數十年昏墊之憂同事輔臣張四維申時行雅抱寅工之志同履已溺之懷協贊廟謨審事幾而千里皆如燭照力扶國是決大計而羣疑咸自氷銷臣等奉旨不敢瀆叙但元勲偉績實有不容泯者工部堂臣挈領提綱居中應外淵猷碩畫受成筭於未事之先廣益集思定公是於清言之日尚書李幼滋始終主張部事固為惟允惟明侍郎何寬楊成陸光祖金立敬先今左右部事亦皆同心同德工科諸臣王道成等敷陳悉殫忠忱道

謀為之屏息計慮每圖全勝河防藉以堅完先今都水司
臣葉逢春陸檄等即始見終籌箸必稽乎長策察來知
往和衷共濟乎時艱大工之成臣等實有賴於內庭之
臣者如此也先今巡按御史崔廷試李時成巡鹽御史
董光裕姜璧巡漕御史陳世寶茹宗舜志存拯溺義切
同舟諂諛咸藉折衷閱勘殊多鼓舞或虔其始或相厥
成均為有裨而覈支放以免虛冒之弊留漕米以活既
疲之夫尤有裨焉山東巡撫都御史趙賢巡按御史錢

岱心忘有我念切周隣委屬調夫荅摶應響工力之借
辦於山東者甚殷二臣之襄助於茲役者甚大漕運總
兵靈壁侯湯世隆任久而聞見自真心虛而咨詢獨確
官兵赴役約束甚嚴鎮臣宣勞尤徵忠悃大工之成臣
等實有賴於地方之臣者如此也以上諸臣委於河工
裨益緣係大臣憲職通候聖裁臣不敢叙夫以兩河工
程所藉手於內外臣工者如此在工諸臣又何敢以言
功哉但主持勸之力不無仰藉於人而胼手胝足之

勞誠有不容泯者臣謹遵勅旨會同漕撫侍郎江一麟
逐一稽覈明實分別等第敬為皇上陳之以總管官言
之如中河郎中余毅中遇事輒有定力此中卓有區裁
夷險周知措注如探囊取物鉅難克任施為真就熟御
輕固其源而委自塞已協神工培其縷而遙亦成實竭
人力官夫戴若父母地方賴以生全南河郎中張譽明
秉幾先故臨岐不至於見惑智周意外故投艱每見其
不窮置身於巨浪之中更歷寒暑而處之自若樹功於

積廢之後備嘗險阻而成之晏如浦堰之防既堅桑田之利已溥海防兵備兼管河道叅政龔大器區畫精明屬吏有同臂使撫摩真切貧夫咸若子來必躬必親凡有規為而大小競勸其難其慎一經相度而終始不渝當河湖交匯之區成屹然可恃之障徐州兵備兼管河道叅政游季勲視國事如家事圖久遠于猝辦之餘以民身為己身寓調停于督催之內當前官墮誤之後尤急急于分人之勞居水陸要衝之衢猶孜孜以竣其役

外無拮据之狀實多康濟之功水利道副使張純敷歷
久而視河如視掌分合不爽分毫識見融而治水如治
勢尺寸皆中肯竅兩堤相去數舍往來之督理惟勤八
淺一決有年外內之護持甚哲潁州兵備兼管河道僉
事朱東光雄才曠識邁出等夷偉略忠謀足當一面工
肩百里居水激沙堙之場而凝然不動聲色身將萬夫
當祁寒伏暑之時而熙然固有怨咨營田道僉事史邦
直沉毅有為仁明能斷築堤于巨浸之內甃砌獨當其

艱取石於大江之濱採運尤多其智棄孱嬰於襁褓而不顧違雙親之遠視而不歸終歲旅棲尤徵其苦以上柒
貧才識俱優心力俱瘁論功為首所宜優叙而朱東光
史邦直資俸已及三年相應加議余毅中張譽係部司
實授五品且宜久任相應破格加陞以成永賴者也清
江廠主事陳瑛通明每中機宜純實自能幹濟運河隄
決分猷茂著賢勞高堰板橋協理尤多雅義揚州府知
府虞德煜誠能合才寬以濟猛濬數十里之運道成功

曾不逾時鑿百千丈之屯河縮費大裒原額淮安府知府宋伯華廉不近名公能得衆處最衝最煩之地百責攸萃而應辦自周當久災久疲之餘各閘告成而調停自善以上三員心力俱竭工程少簡所當併叙而陳瑛歷俸已逾四年似應優擢虞德煜宋伯華似應加陞服俸仍管府事者也原任北河郎中徐儒見任郎中張德夫管理泉閘主事張文奇夏鎮閘主事王煥山東管河道副使邵元哲徵調官夫隨取隨發俾在工諸臣得以

緩急濟用漕儲道叅政陳文燭督理便河分猷分瘁俾
管河司道得以專力本工兩淮運使王憑館穀添設寅
寮纖悉皆為備具俾黃清曹鉷得以安心供職以上七
員所當量加賞賚以勸其後者也以分管官言之淮安
府管河同知王琰兗州府管河同知樊克宅唐文華揚
州同知韓相兩淮運副曹鉷廬州府通判今陞無為州
知州查志文鳳陽府通判李光前東昌府通判王一鳳
歸德府通判祝可立徐州知州孫養魁邳州知州張延

熙清河縣知縣石子璞桃源縣知縣郭顯忠中軍以都
指揮體統行事指揮僉事俞尚志以上十四負忘身殉
役悉意奉公築堤則覓土之難如燕壘巢日計分寸塞
決則捲埽之苦如蟻封穴工校錙銖董萬夫于烈日怒
濤之中而怨聲不作惟是先勞濟大事于沙塞水盈之
時而晷刻不爽更多穎敏鰲其面癯其形何有髮膚之
愛力已疲歲已易曾無倦怠之私均應首叙內王琰樊
克宅唐文華諳習河務似應加陞職銜仍行管河者也

查志文雖經陞任仍應加銜管理該州者也淮安府同知鄭國彥蔡玠帶銜同知劉順之揚州府通判王開廬州府通判宋守中揚州府推官范世美廬州府推官胡載道江都縣知縣秦應聰靈璧縣知縣張允孚徐州叅將黃孝敢泗州守備張大德陞任衛鎬濟寧衛指揮文棟以上十三員允懷急公之義率多任事之勤分勞畚鍤不辭雨夜之艱稽覈錢糧絕無毫髮之爽或經畧于初或接管于後較之全功雖歛而心力俱無不周或坐

籌于公所或催辦于任中較之野處稍閒而才識俱有
可取均應併叙內劉順之相應准贖者也揚州府通判
郭紹淮安府通判況于梧山陽縣先後知縣胡希舜魯
錦寶應縣知縣李贄安東縣知縣史選以上陸員事值
鉅艱常多匡助若鳩工料實効勤劬所當量加賞賚以
勸其後者也以散委州縣佐貳首領等官言之六安州
同知浦朝柱泰州同知王法祖泗州同知易宗宿州同
知李茂元邳州同知王誠判官胡傳徐州判官胡三德

通州判官李應魁沛縣縣丞呂學申儀真縣縣丞吳子
恕魚臺縣縣丞黃穆興化縣縣丞張相陽穀縣主簿張
祖范揚州府經歷葉逢暘宿州衛經歷崔文學海州吏
目甘柳亳州吏目呂堯煥通州吏目周敏政單縣典史
岑登巢縣典史王公祚宿遷縣典史陳良璧來安縣典
史林公松定遠縣典史何養浩潁上縣典史朱良臣海
門縣典史李廷瑞靈璧縣典史李時先淮營名色把總
諸葛堯賓立功名色把總宋大斌徐州左衛鎮撫蔣助

以上二十九員經理有方承委便能速辦操持無染督
夫每見爭趨出入泥淖之中墮指裂膚而不顧見者俱
為酸心棲遲草萊之內餐風沐雨以為常察之全無情
意忠勤可取優擢允宜相應首叙內名色把總二員應
咨兵部一體准行陞贖者也亳州同知潘良旦濱州同
知辛自實海州同知李逢合肥縣縣丞高幼元山陽縣
縣丞陳國光蕭縣主簿趙永福聊城縣主簿陳嘉兆武
城縣主簿喬遇山陽縣主簿吳一道汶上縣主簿李廷

佐江都縣主簿鄒東周靈璧縣主簿喻鵬沛縣主簿陳
存之留守司經歷屠鑰廬州府經歷李簡淮安府照磨
雷雨檢校周藻廬州衛經歷黃自性濟寧衛經歷林大
原邳州衛經歷周學孔徐州左衛經歷林英揚州衛經
歷任重滁州吏目吳夢麒壽州吏目沈淮泗州吏目劉
一龍嶧縣典史辛元祿揚州府稅課大使吳炤徐州衛
鎮撫薛守田大河衛千戶許圜以上二十九員率作甚
勤奉法惟謹或任畚鍤之役或承奔走之勞緩急皆為

得濟部夫無逃亡之虞支銷無尅減之弊工程因以堅
完相應併叙量加服俸文職仍咨吏部免其劣陞者也
以部夫省祭官義民言之定遠縣省祭伊儒壽州省祭
曹仁泗州省祭于子貴天長縣省祭董梅來安縣省祭
于顯東阿縣省祭戰伯前山陽縣省祭張濟儀真縣省
祭郭忠徐州義民張奎邳州義民胡巡楊去甚陳潛曹
縣義民回守節濟寧州義民田輅山陽縣義民胡應華
江都縣義民許國忠以上十六員名分雖卑而識見頗

出儔衆力既竭而終始克効勤勞除臣等自行獎賞外應
照題奉欽依事理省祭咨行吏部紀錄即命赴選量為
優處義民工部出給劄付給以冠帶免其雜泛差役者
也各該大小官員列叙似覺煩瑣然于百千稠人之中
詳審精擇方得此數且臣等目擊其苦每為隕涕誠有
不能蔽者故敢冒昧陳瀆再照天下之事每成于同夫
人之情恒善其異我皇上洞燭河工債事之由特頒
河漕併一之令廟謨睿筭超軼千古然使任事者不能

仰體聖心少有疑阻亦烏能有成哉漕撫侍郎江一麟
休休有度曾無炫能競智之私蹇蹇匪躬真得同寅協
恭之義議未定則周諮荒度以求是固不毀方以徇人
議既同則併力一心以求成未嘗拂衆以從已分工計
餉舉皆經濟之才猷布令張官悉其方畧之指授籌茲
勞勩實應首被殊恩者也伏望皇上推原主持定議之
功爰及協助勛之力憫念羣工勞苦之久特嘉撫臣
心膂之同勅下該部請官勘實覆擬上裁俯垂陞賞則

人心勵而國計永有賴矣緣係河工告成遵奉勅旨分別効勞官員乞恩查覈俯賜允行以勵臣工以裨國計事理謹題請旨

大工告成川靈效順謹循舊例懇乞遣祭大海河淮諸神以答休貺以祈永賴疏

為大工告成川靈效順謹循舊例懇乞遣祭大海河淮諸神以答休貺以祈永賴事該總理河漕右都御史潘季馴題前事據管河郎中余毅中張譽主事陳瑛管河

兵備等道叅政龔大器游季勲副使張純僉事朱東光
史邦直呈稱照得頻年以來黃淮二瀆潰決橫行不循
壑海之性海口一帶積沙淤墊頓失茹納之常下流愈
壅上流愈潰以致淮北淮南河幾成陸民悉為魚上廛
宵旰之憂誠二百年希覲之患也去歲荷蒙聖主特簡
本院部建議題請肇舉大工塞諸決以挽正河規遙隄
以弘保障築高堰以捍長淮復閘壩以嚴啓閉陂柳浦
以防內灌建減壩以宣盈溢甃寶應之石隄濬揚河之

淤淺諸所興建蓋自徐邳以至淮揚方千有餘里之遠
向來無一處非患區今則無一處不整頓矣而工期堅
久則事難猝成且在河道當大壞極敝之餘在地方值
災傷予遺之後興鉅役實為艱危職等祇役各工兢
兢朝夕雖以治河之正理揆之固逆知其必成而不敢
謂其成之甚速以河海之常性卜之固逆知其必治而
不敢謂其治之甚速大小臣工蒿目嘔心寢食靡暇其
默禱於明神之佐佑徼惠於宗社之福祚者蓋匪徒循

行裡祝之彌文已也今役甫浹歲而工倏告成工方就緒而河即順軌往時河身墊高人皆以為莫知底止矣而今則漕深數丈岸高丈餘往時淮水南灌人皆以為不可挽回矣而今則悉由清口會黃注海二瀆既已合流海口愈益深闊至如遙隄苦取土之遠高堰當巨浪之衝興工之初人皆疑畏以為必難就緒而今皆高厚堅實屹如岡陵且民不告勞費有省剝即今漕渠通利萬艘懽呼沮洳成田流移四復誠兩河曠見之景宗社

無疆之福也此豈臣等畚鍤之力所能致哉蓋由我皇上神聖麗天明良合德至誠孚格下逮百神故河伯海若交相助順若此揆諸典禮允宜祭謝用答神休且祈遐貺查得嘉靖四十五年夏鎮新河告成蒙世宗皇帝特諭禮部行翰林院撰發告文太常寺差官齋捧香帛命總理河漕諸臣不論有無祀典神祇一體祭謝又查得隆慶六年經理徐邳堤工蒙穆宗皇帝俯俞河漕衙門題請亦照前例欽發告文香帛祭告其在先朝以工

成祭謝者尤未易悉數況今茲之役舉全漕要害之流
悉臻翕順奠兩河昏墊之衆咸獲救寧較之前工不啻
倍蓰則明神毗國衛民之力尤當申酬伏乞照例題請
舉行庶神靈有常格而運道可永保矣等因到臣據此
該臣會同漕撫侍郎江一麟看得國家之舉大事動大
衆也其謨謀率作固在人為而陰助默相寔藉神力故
書稱望于山川詩稱是類是禡而漢儒劉向釋記者四
瀆視諸侯之義謂其能蕩滌垢濁而通百川于海也大

禹治水可謂神矣然亦恭禱陽旰之野齋求宛委之山
故平成之功萬世為烈而迄今言致孝鬼神者必歸焉
今茲大役復十數年橫決之河淮通十數年淤塞之海
口障狂瀾于既倒拯積患于浸淫無論臆決坐談之士
相與目攝以為難就即臣等感激特恩欽承廟斷固自
矢捐糜剪此朝食而內省謏劣亦惴惴焉竊懼無能為
役也故自興工至今每率屬禱神竭虔求祐中間徵應
之奇翼相之巧有未敢一一瀆聞于君父之前者即如

黃浦決塞之餘水孽乘雷而蛻去三伏靈潦之後河身
脩滌而反深或開或堙動協人意時暘時燠大慰輿情
實川靈效順之明徵非區區人力所能致此皆仰仗我
皇上敬天勤民任賢圖治故百神受職諸福方來臣等
偶藉奏功誠不敢忘所自也所據諸臣呈乞照例題請
祭謝委屬相應伏望我皇上軫念漕河關係之重俯鑒
明神協相之功勅下該部查照先年事例議覆上請欽
發告文香帛差官齋捧前來容臣等督率司道等官擇

吉祭謝大海河淮之神仍查濱河凡建有神廟處所俱一體分行就近司道督同州縣等官致祭以示報賽庶祀典聿脩而人神胥慶成功可保而河漕永賴矣緣係大工告成川靈效順謹循舊例懇乞遣祭大海河淮諸神以答休貺以祈永賴事理謹題請旨

隄決白 附

伏念季馴潦倒餘生謬蒙拔擢感激圖報不自分量欲收全河之功以報殊常之遇瑣瑣陳瀆悉荷俞旨自六

月以來鳩工聚材事頗有緒但聞僉謀未協以致異議
紛然萬一廟堂之上偶搖于三至之言道旁之舍終隳
于半途之築馴百其身何能贖哉馴昔治邳河之時通
復故道一百二十里堅築兩隄共三百里然因人情不
協竟以塞決論黜若非邳河無恙公論復明馴何辭于
今日哉傷弓之鳥慮之不得不周傷虎之人談之尚令
色變敬用條列于後奉塵清徹伏望留神詳閱如有所
否仰祈指教容馴虛心改從如敢固執已見自敗已事

明神殛之臨楮不勝懇懇

一議決口不可不塞

前件塞決之難難于升天昔漢塞瓠子之決天子躬臨羣臣負薪投馬沈璧方克有濟馴豈好為艱難之事以自取勞苦哉但細細籌之實有不可已者蓋自崔鎮至清口共九十里使崔鎮決而此九十里者深廣如故決可以不塞也使崔鎮決而決內坡地遂能衝刷成渠河水有容受

之地汪洋迅駛一瀉而出灌口以達於海決亦可以不塞也今自崔鎮而下九十里間由冬以及初夏水不滿三尺糧艘過此必用小船起剥殆盡方可通行入伏以來水僅七八尺而淤沙四壅舟師尋討中溜方能無滯此在故道之水然也再查決內之水去口一二十丈間深可丈餘稍入坡內止深一二尺矣即入伏以來亦不過三四尺耳數百里間散漫無歸包涵停蓄滿

而後溢故出灌口者緩而清此在決口之水然也再查徐州至宿遷縣河水皆深四丈至三丈四五尺一過決口便以尺計何也蓋水分則勢緩勢緩則沙停也馴恐河性最急滔滔西來一至崔鎮由故道既不順由決口又不順則崔鎮而上能保其無虞乎上愈決則下愈壅恐桃清而下即二三尺之水亦不能保其常存也議者又云伏秋暴漲再潰可慮此說不為無見但

馴原陳疏內有請建滾水壩三座每座長三十丈高及隄之半滾水者減水也水至隄半即任其滾出隄外也所減之水亦從灌口出海此與留決無異但決口與河身等故能掣全河之水減水壩高出于岸故止減盈溢之水水落則河身如故也 議者又云往因淮黃並流勢不相敵故淮避而東今諸決旣塞兩河復合則高家堰清江浦之堤其能保乎此說似尤有見但查

兩河合流自元以前無論已即平江伯勑築高
堰之後幾二百年合流無恙至隆慶年間高堰
決而後淮南為水困尋復築之而淮揚無水患
者二年惜以錢糧缺乏所費僅六千餘金以致
卑薄易潰而人遂有避河之說夫淮避河而東
矣河之決崔鎮也亦豈避淮而北乎蓋高堰決
而後淮水東崔鎮決而後河水北隄決而水分
非水合而隄決也再查二河入海處所如安東

雲梯關等處河面俱濶數里海沙一望無際水
至沙刷深廣如故何有於二河哉止緣隄決河
分議者遂歸咎于海口之不容而不知上決而
後下壅非下壅而後上決也季馴初亦疑之後
奉大司空之教親往閱視乃知其故蓋益信千
聞不博一見矣續即今清口以外之水較之去
歲黃淮未合之時反覺銷減
蓋昔日水分勢弱不能攻沙故涓滴之流皆浮
沙面祇見其高今水合勢盛併力攻沙故尋丈
之水皆出河底祇見
其卑此其明驗也
議者又云黃河遷徙淤

塞殊不足憂去年崔鎮決出大河口大小民船
皆由此出何嘗一日停也但一時泛漲漫散田
禾民舍不無淹沒飄敗為不便耳此殆不然夫
決水所行之處皆係民間住址陸地正河淹塞
漫無所歸輕舫偶一由之而樹椿基礫往往觸
敗豈可恃為運道若至冬春之間水僅尺寸即
輕舫亦不能行矣况運船經過處所雖裏河亦
欲築隄以便牽挽乃可令之由決乎至若千里

之間所至田廬飄敗江撫院閱視之時曾為含
淚決旬之間食不下咽而議者僅云不便無人
心矣 議者又云為今之計當先將崔鎮口疏
濬深廣使黃水盡由北出此則自知其決內淺
阻不能疏泄而姑為是說矣夫自崔鎮以至灌
口五百餘里茫無畔岸何事再廣獨欲濬之使
深則非人力所能為者水中施工既難措手而
住址陸地扒撈更難如果可濬則桃清以下又

何任其沙塞耶此二說似為瞽者觀塲聾者論樂不足辨也

一議遙隄不可不築

前件築隄與塞決之工相因蓋隄不築則水不歸漕不歸漕則水從他決決則正道必淤故築隄所以防決也若隄不築則決亦不必塞矣考之禹貢云九澤旣陂四海會同傳曰九州之澤已有陂障而無潰決四海之水無不會同而各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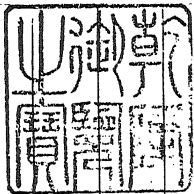
所歸由此觀之則禹之導川距海亦必先障上
流也然舍縷水隄而築遙隄者蓋因縷隄即近
河濱束水太急怒濤迅溜必至傷隄遙隄離河
頗遠或一里餘或二三里伏秋暴漲之時難保
水不至隄然出岸之水必淺旣遠且淺其勢必
緩緩則隄自易保也 議者又云遙隄內峙縷
隄外閑中間積潦之水或縷隄決入黃流何處
宣洩職應之曰遙縷兩頭原無壩阻且因高岡

遇湖口處俱有斷頭非如櫃笥周匝包裹也縱有積潦決水皆順隄直下仍歸大河矣若縷隄內居民亦有水淹之慮職已諭其移住遙隄或六月初旬移居九月初旬仍歸故址自可無患然縱無二隄每歲水發能免淹浸乎恐愈甚耳

議者又云高堰旣築泗州之水不免停蓄職問之曰泗州之水蓄于高堰未決之前或在高堰已決之後彼云在堰決後職曰是固然矣高

堰決而後清口塞清口塞而後海口堙海口堙而後上流蓄蓋堰東皆係民間田地丘墓宣泄不順豈如入海為建瓴勢也堰決而水蓄則堰當築明矣泗州商販專利堰決直達淮揚故為此說不足信也議者又云職以椿板護堰可能久乎職應之曰椿板不可久也隨圯隨修可久也是以有守隄夫之設也新築客土非板不免汕刷一二年後土脉然結無板亦可江湖河海

之濱皆土岸也能盡以板乎



兩河經畧卷四